尚書補傳卷之八

豐山 洪奭周 纂

旅獒

昭德之致則何以能無替厥服也服者事也知遠人之慕德則為諸侯者莫敢怠廢其職事也時庸展親則何必以寶玉也莫貴於玉而莫親於伯叔也時者是也展親者申其親親之恩也分康叔以大呂分唐叔以密須之鼓闕鞏之甲伯叔之國非必皆寶玉也特對擧以别于異姓耳且寶玉之分亦未嘗非昭德也故總之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人所以不輕其

自然經室藏

物者唯其物之由乎德而已遠方奇獸畋游之具非所以昭德也

周禮大行人之職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鄭康成引周書王會以證之王會之所載者珍玩恠奇不可勝數固不但服食器用也且西旅之貢亦何嘗非慕德之致哉曰逸周書之不可信久矣黃鉞之擊紂大白之懸頭皆是書肇爲之誣也使王會之篇可盡信耶則武王之役耳目于異物也亦久矣太保之始戒于旅獒何其晩也且周禮之所謂贄者五玉三帛之類旣受禮畢而還之者也蕃服禮簡

不以中國律故各隨其所贄而聽之然其既受而還之則一也爲嘗如服食器用之留爲府庫積欵若夫西旅之貢固未必非慕德也然盤游之具耳目之玩近不足以資服食遠不足以爲侯邦之𢑱器其亦不足以昭德矣

左氏內外傳往往有不稱書曰而全與書古文相合者郤缺之言六府三事白公子張之述武丁傅說是也魯語記孔子在陳辨石砮之辭曰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

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又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其文全出於旅獒而其所指微有不同姑錄以竢考

君子之不可侮夫人而知之矣然知侮君子者之失君子之心而不知其并失天下之心也君子者天下之望也一君子不禮而天下之心盡離矣古之明王必尊賢而禮士士未必皆賢也然其所誦法者則君子之道也不禮於士是不禮於君子之道也是以名爲士者雖有罪不可辱也而況於君子乎故曰狎侮

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其者指其人而言也謂之人則盡乎天下之人矣嗚呼山嶽可摧也江河可塞也百萬之師可奪師也匹夫之心一去則萬乘之威無所施矣而况於盡失天下之心乎

或曰君子小人非以位言耶曰小人專以位言君子則兼德與位三代盛時蓋未有無德而位者也

旅獒之受固近於玩物矣於玩人乎何與耳目之役固可慮也又何與於狎侮然則太保之戒首在於狎侮何也或曰首言慎德故先言喪德之戒也或曰將言玩物故先以玩人起之未有玩物而不玩人者也

自然經室藏

是二說俱未甚穩林少頴謂恃褻之所指而有玩忽人之心尤牽強名公之意豈或以功業已就志氣易驕先事而爲此戒歟齊桓公爲葵邱之會尚有矜色以失諸侯之心况一戎衣而有天下萬姓悅服百蠻來賓之日乎武王雖非伯者比然有憂國之忠者固不得不以狎侮爲戒也

得志者必驕驕則氣盈而志爲之蕩蕩則失其常而不安矣唯有道者功成而不驕志得而愈下此所以不失其常而長保其安也故曰志以道寧志蕩於中則蔽交於外淫巧導諛之言日進而不之覺矣故曰

言以道接逆心而求諸道遜志而求諸非道此所謂
以道接也
天下之財有限也豈於彼必嗇於此矣一人之精神
亦有限也留於彼必忽於此矣一器之貴未必遽傷
財也一日之游未必遽妨民也無益而爲之則必有
有益而不暇爲者矣此文王所以日中昃不遑暇食
而漢太宗所以惜百金於露臺也奕棊書畫之嗜未
必皆蕩志也稗官瑣記之玩草木蟲魚金石之考證
非不足以資多聞也君子不爲蓋有急於是者故也
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粟米果蔬魚肉之食布縷絲麻之衣材木薪炭之用
人不可一日缺者也珠璣象犀珍怪之品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終身不得不足以為損苟好而求之則往
往罄粟米麻絲中人十家之需欲民之無貧不可得
也故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嗟乎奚獨扵物哉
談玄妙而學術壞尚新巧而文章病是皆異物之誘
人而使學者不足扵實用者也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何也無求扵人然後能服人也
夫唯無欲而後能無求扵人能無求扵人然後能服
其人之心是以剛者常伸扵萬物之上無欲故也

金縢

二公欲穆卜而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傳以爲相順之辭固未甚瑩蔡傳謂朝廷卜筮之禮搖動人心者亦未見其爲必然孔疏謂卜或不吉不可使外人知故周公自請以爲己事以下文自以爲功一句觀之則此說最近是蓋武王之疾弗瘳則周室將危而貽先王之憂此周公所以急於請命也周公之言但爲下文請代而發非對二公穆卜之語也至下文自以爲功乃言其止二公而自任其事耳

宗子之廟支子不敢私祭焉禮也且天子之子孫爲

自然經室藏

諸侯不敢祖天子諸侯之子孫爲卿大夫不敢祖諸侯祖且猶不敢而況於祭之歟然則周公之無王命而告大王王季文王也何居廟則不可壇墠焉則可也古者宗子去國庶子無爵而居者不敢私祭於廟則望墓爲壇而祭故曰廟則不可壇墠焉則可也然則爲人臣者皆可得以壇墠而祭其君歟曰不可周公之所告者天子之事也天下之大命也若以人臣之私而瀆于先王是僭也且周公之事告也非祭也是以植璧秉珪而無牲牢豆籩之薦夫以天子之事天下之大命猶告而不敢祭壇而不于廟周公之于

禮也其嚴矣
後世之禮爲壇以位神則將事者咸位于壇下周公之別爲南方之壇豈古禮異於今歟孔疏曰揖坐不立揖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也然禮言揖坐不立未嘗言君坐堂上而臣不可立於堂下也若薦幣獻玉則當升壇而行事又不宜在別壇也或謂北面之壇當稍卑於三壇又或疑爲壇之壇當是墠字之訛要之古禮佚墜未可臆稽姑闕焉可也
人之死也魂魄相離既已漠然而無有矣雖精誠感

自然經室藏

格將蠻煮蒿亦不過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已
夫豈有上下相敘材藝相須若異端禨説所謂天宫
冥府之官司哉然則周公所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者果何謂也史記曰成王有病甚殆周公禱于河曰
王未有識是某執事有罪殃某受其不祥此以武王
爲成王告于三王爲禱于河葢雜出於傳聞不可盡
信然其所謂某執事有罪者與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語意相類葢謂予多材藝能事鬼神而元孫不若予
多材故當時事神之職予實任之則今之獲罪于鬼
神而致王不豫者非王之責即予之責云爾非謂既

死之後以材藝服役于左右也季路問事鬼神傳曰周人以諱事神所謂事者豈謂既死之後耶材藝之於聖人末也周公雖以自居可也仁之為德大矣而曰予仁若考可乎古用仁字往往與後世異詩書稱堯舜三王德行絕無及仁字者唯仲虺之誥有克寬克仁一語而已其它如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皆以形容其才能顏貌不過為美好之意耳至孔氏之門表章仁道與聖齊稱而後遂為萬善之首若周公所謂予仁若考者但若曰予善能順考而已

自然經室藏

周公自言其材藝而以武王爲不若己固起其抑君而褒己也其下則即繼之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乃者接上轉下之辭有然字意命于帝庭以下皆言武王之功德也孔疏曰人各有能元孫雖不能事鬼神而有人君之用不可使其死也葢至是而周公之意著矣周公之尊君也亦至矣

句讀之定章節之分於經旨甚不輕也多材多藝一節自古所叢起也傳書者又以乃命于帝庭已下別爲一節而近世諺解以不能事鬼神爲結辭之讀其

疑蓋不可解今若以乃命于帝庭直接不能事鬼神之下而定其句讀如然字相承處則羣疑之積亦將不費辭而釋矣或曰能事鬼神云者果非指既死而服役耶然則周公之為武王請命也但言其功德之盛而不可以遽奪其筭可也又何必舉其所短以自形其所長也曰告神之辭不可以不誠也朱子謂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鮮謝鬼神之譴怒周公之意蓋亦類是況周公又將自引為己責耶

孔傳釋即命為就受三王之命蔡傳曰即就也蓋亦

同孔義竊按古者將卜必先有辭謂之命龜周禮大卜大祭祀則命龜鄭氏註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是也上文之乃命于帝庭下文之新命于三王皆為受命之意故傳亦以即命之命為受命然禮經言命龜者非一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其曰即命者語勢正與此相類其為命龜也無疑矣

予小子予一人語勢正同予小子既爲周公之自稱矣又何以知予一人之非自稱也曲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魯哀公誄孔子曰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子貢

曰君其不沒於魯乎稱一人非名也周之禮名定于周公其不以予一人自稱也審矣然以周公而稱武王曰一人可也曰予則不可盍若曰予之一人猶云吾王吾君云爾

周之用龜也亦繁矣征伐遷都封建之卜猶曰不恒有也畋獵巡狩冠昏喪葬之卜猶曰不歲有也一年之中常祀皆卜其小祀之有卜以否不可知也為郊者二為宗廟時祭者四為禘祫者五年而再是皆每歲而恒卜者也蔡傳謂周家每卜則納冊于金縢之匱古之冊皆竹簡也一歲之冊計不下十餘數幾何

而不盈於一匱之中哉且自周公請命之後六年而武王崩又有歲而周公居東又二年而後成王始啓金縢之書使其每卜而輒納于匱則周之君臣其見金縢之册也亦已久矣又何待乎十年之後風雷之異哉蔡傳又謂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然則周公既卜三龜而後啓籥成王未及穆卜而先啓金縢之書是又何也古禮殘佚不可盡詳意者金縢之匱不用於常事之卜筮必國有大事而後始啓如今之考實錄者然歟若啓籥所見之書乃古卜筮之繇如周禮大卜所掌三兆之法其頌皆千有二百者固不當與

祝冊同其藏也
弗辟之辟孔傳以為法謂致法於管叔也馬融鄭玄
以為避謂避居東都也朱子詩傳用孔説蔡氏書傳
從馬鄭蔡氏之傳亦朱子晩年之論也朱子與何叔
京論書嘗斥馬鄭為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説及後
與蔡氏書則又極言鄭説之當從蓋其見理彌精而
不憚於舍舊也如此可以為學者法矣或曰武庚扇
亂四國交訌王室之危不啻如累卵也周公為當國
大臣避位而去之自為一身地則可矣其將如宗社
何哉曰流言者無根之言不知其所從来者也當羣

叔之流言也固不知其必出於羣叔也使知其必出
於羣叔也當是之時武庚管叔皆未及興兵而作亂
也夫以同氣骨肉之間一聞流言遽興師以誅之周
公豈忍為是哉聖人固未嘗避嫌也使流言盈於天
下而成王不疑則周公固可以無去也成王既不能
無疑於流言則周公雖欲晏然而居位得乎受人君
之疑而擁重權不去者非有震主之威以偪其上必
罹不測之禍以危其身周公之身危而周室亦從之
矣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顧權以偪上固
不忠也受先王之命以輔幼主而危其身以及其國

亦何以告先王哉然則使成王終疑周公而不悟周
室亦必危矣又將何以告先王耶曰成王之疑周公
以其權也周公既釋權而去則成王之疑亦可以少
釋矣人之有疑也急之則彌激寛之則自解其所以
御讒慝也亦然寛之以歳月格之以誠忠濟之以二
公之左右而罪人得矣羣叔之情狀露矣成王之疑
十亦去七八矣雖微金縢之啓又何患其無善後之
圖哉金縢既啓成王既悟而武庚管叔知無所售其
謀也於是乎四國之亂始作而東征之師始舉東征
與居東固非一時事也孔疏曰周公雖征而不戰故

言居東周公伐奄三年滅國者五十破斧缺斨勞亦甚矣夫豈但安居鎮撫而以不戰爲勝哉余是以知居東之非東征也流言始作而周公居東武庚既畔而周公東征攷諸經傳其先後固截然也唯蔡仲之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此先儒所以有疑于古文也

或曰東征之師果在於金縢已啓之後耶然則當周公之作鴟鴞也管蔡猶無恙矣又何以曰既取我子也曰罪人斯得則管蔡之情亦已昭著而不可揜矣周公之心又安得而不悲也夫成王之疑未釋而使

周公討武庚誅管蔡踐商奄以平四國三年之間唯周公之所欲為固理勢之所必無也商奄既畔管蔡同惡流言之情既已悉露而無隐实則成王雖冲幼又何疑而不亟反周公也蓋當是之時管蔡之情雖得而成王尚有所未悉也武庚之亂雖平而猶未有稱兵之舉也危機交急積禍方醞而成王猶漠然不以為意也故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蓋不自知其言之迫聱之疾实使在於武庚已誅四國既平之後則桑土之戒嘵嘵之音不亦將太晚乎

成王得鴟鴞之詩而後曰王亦未敢誚公則前乎此
者蓋亦嘗誚公矣公之辟位而去豈得已哉史記曰
成王怒周公周公奔楚是誕也雖無稽然意亦或有
得於流傳也古者人臣得罪於其君待放于竟上三
年君與之環則還予之玦則去周公之居東其亦待
放之意歟成王之起周公以其權也周公釋權而去
成王固未忍遽罪公也及見鴟鴞之詩知周公拳拳
于王室者如此又未敢更誚公也未敢者畏義之辭
也孔疏謂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是殆以周公爲遂
執朝權之強臣也陋哉言乎

命者上令下之辭也勿者禁止之辭也孔傳釋公命我勿敢言爲周公使我勿道文從語順固明白無疑也蔡傳乃以公命爲句是以册祝之辭爲命也册祝所以告神也而可謂之命乎我不敢言非有人禁止也而可謂之勿乎且周公之以身請代至忠也苟有好善之良心者皆將樂以告人諸史百執事固非獨一二人也非有周公之命又何若而同心匿諱不敢出諸其口耶蔡氏之意蓋以謂爲善而欲避其名非聖人公平廣大之氣像耳然使周公而不戒其勿言則其事之布於天下必不竢終日矣位居冢宰親爲

介第一為王請代而遽享天下之名是豈周公之所
安哉聖人固未嘗避名亦不欲後實而先享其名使
周公而果代武王先死耶雖周公命之勿言人必有
不忍不言者矣周公無恙而徒受其請代之名此尤
豈周公之所肎安哉人固有内狹其善而外避名以
為高者矣其心之不誠人莫不窺其淺深夫以諸史
百執事之衆而無一人敢違周公之命者是周公之
命出於至誠也此周公所以卒能見孚於成王也
成王之親逆周公也其迎於郊歟曰未可知也然成
王之迎周公非常禮也安知其不親迎於居東之所

也曰以天子而迎其臣於遠可乎曰奚爲其不可也古者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有年百歲者親就而問之爲其年之可尊也而況於周公乎然則書曰王出郊何也曰著感應之速也王纔出郊而天已反風蓋不待其至于周公之所也人主之心上與天通乎應之機疾於影響古語有之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嗚呼豈虛言哉

上曰禾盡偃而下曰大木所偃則偃者謂禾偃也禾偃於風者風反而起其爲大木所壓者勢不能以自起故命邦人起而築之然後始可以食其實也或曰

大木所擊莖折穗落雖起而築之亦安能復食其實哉竊按馬融鄭玄王肅皆訓築為拾意亦必有所據盖既熟而偃子粒散落故起其木而拾其粒也孔傳以爲木有偃拔者起而立之若爾則於所字不順金吉父謂民居次舍之偃仆者亦可備一說也

周公之居東也其亦岌岌乎殆矣國家新造天子冲幼内則君臣相疑外則四國煽亂如是者二年矣而天下猶晏然無土崩之虞是果孰使之然哉金縢之篇言二公者不一而足周公之辟也則獨曰乃告二公金縢之啓而問于諸史與百執事也則又擧二公

于王之先蓋周公之去所恃者唯二公也成王之悟又安知非二公之力哉古之聖王博求俊乂以為後嗣計其有以也夫然則二年之間二公何無一言為周公卞哉曰安知其無一言也夫天下之至難莫甚於釋人之惑父不能以強諸子夫不能以強諸婦況臣之於君耶使成王不罪周公者二公之所能也使成王不惑周公者非二公之所能為也藉使二公之力能強成王反周公成王之惑未釋而周公豈肯遽返使周公既返而成王之惑未釋周公之危又豈特如居東之時而已哉嗚呼為二公者其亦難矣

大誥

蔡傳釋弗造哲為不能造明哲意殊未明孔傳謂不能為智道造固可以訓為然明哲之道豈容以作為哉或謂造如深造之以道之造謂造乎明知之域也蔡氏之意豈亦如是歟漢書引此以造為遭其說詳于下

孔傳以敷賁為布行大道讀賁為扶云反也蔡傳以敷賁為脩明其典章法度讀賁為比也兩說俱未甚暢而蔡氏尤牽強蓋大誥難讀比盤庚尤甚康誥以下皆然蔡氏說比諸家最長然其牽強若此者亦非

一朱子曰周誥諸篇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讀書者以此爲法可也

王安石解大誥以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爲一句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爲一句朱子稱以爲非諸家所及今按威用二字語頗不穩而下文及酒誥屢言天降威王氏說似近是

越茲蠢殷小腆起亦當合爲一句孔蔡諸家皆以蠢字爲句葢下文有允蠢今蠢文勢俱相似也然詩云蠢爾蠻荊虞書曰蠢茲有苗其文勢亦與蠢殷小腆相似且允蠢今蠢戞戞不成句疑或有脫訛也

春秋傳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杜預注以我
比其邊鄙也周之未受命也固嘗爲殷之西鄙矣故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春秋傳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
武庚之欲鄙周邦實管蔡導之也是其罪豈特流言
而已哉武庚之言既至於反鄙周邦則畔亂之形亦
已彰矣成王雖冲幼豈復有疑于周公哉由是攷之
則大誥之作在於成王既悟周公既返之後也亦較
然明矣孔頴達謂成王方信流言疑周公周公稱成
王命實非王意是殆以周公爲挾天子而矯王言也
其亦誖矣

或曰如子之言武庚管叔之畔亂亦已彰著而無餘矣畔亂之必討愚夫之所不疑也邦君御事考翼舊人亦皆一時之老成儁乂也又何爲而爭言其不可征哉曰武庚雖爲亂猶未及舉兵西嚮也而王室草剏天子冲弱四國交訌衆情洶懼庶殷遺黎又未釋然於新舊逆順之分非有周公之聖其勢固未可遽動也李唐之一天下而臣海内既累百年矣以淄青淮蔡數州之逋寇而廷議之不欲伐者十八九而況以新造之周而當六百祀之殷餘孑亦無怪其以艱大爲憚也

或曰管蔡之惎商信有罪矣武庚則紂之子也殺其父而封其子使其子忘讐而忠於我其不可亦明矣又何可以畔亂責歟曰少康以一旅祀夏光武以匹夫復漢其名正其義順武庚則受封於周矣武王為天下除殘非羿莽也而武庚乃欲與周之懿親謀間其家國不亦繆乎雖然大誥之數武庚也唯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而已又唯曰殷逋播臣而已未嘗明言其為逆亂也且奚但武庚而已哉殷之餘民思亂而不靖者唯告之曰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又曰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而已亦未嘗敢以

亂逆之名加之也嗚呼周之德亦可謂厚矣
先儒以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為即言下文東征之卜而蔡傳獨以為卜於武王方崩之時蓋如先儒之說則紹天明之下即當說征伐之吉凶而不當贅言西土之不靜也然古人之卜皆臨事而決疑未嘗有無事而泛問吉凶者也武王之崩殷人未畔又何為而預占西土之靜否哉蔡說亦未知為必然金吉父以有大艱于西土以下至我有大事休皆為命龜之辭其說最近而於文理亦未甚順或謂周禮嘗之日涖卜來歲之稼人君嗣服之初先卜天下之休咎

固不爲不可也
商俗尚鬼周之初猶商俗也且舉大事者必順天意卜筮者所以通天意而協鬼謀也大誥之書專以卜筮爲重蓋所以壹民志而使其不惑也然先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而後乃繼之曰朕卜并吉亦未嘗不以人而先鬼也洪範稽疑先謀及卿士庶民而後始繼以龜筮卽此意也孔傳釋朕卜幷吉曰人旣謀從卜又幷吉蔡傳謂三龜幷吉竊恐孔義爲長
孔傳釋敉寧武圖功曰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蔡傳曰武繼也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如孔說則

當讀敉寧武三字為一句語意亦可畧通然以武事
而撫安百姓可也謂之撫安武事亦未甚穩且下章
屢言寧考圖功前寧人圖功則圖功之為武王所圖
之功審矣蔡氏之以武訓繼雖本爾雅然詩云繩其
祖武武者迹也故以繩武為繼迹未有専以武為繼
者也愚謂武即武王之謚也敉寧武圖功謂撫定武
王所圖之功也詩云秉文之德謂秉文王之德也周
語曰明文昭定武烈其語勢皆與寧武圖功相似也
孔疏曰逋播謂播蕩逃亡之意背周逃亡故云蔡傳
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葢孔以逋播

臣為周之叛臣而蔡以為殷之亡臣也詳考文勢孔說似長蔡氏葢以殷字為拘耳然武庚是時尚以殷為國號固不嫌於稱殷也

罔不反曰艱大當作一句讀諺解以反為句葢本孔疏說以反為反我之意然於文勢不順也

蔡傳釋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為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是葢以小子為年少之臣也經傳言予小子者多矣皆人君自稱之辭未嘗有稱其年少之臣為予小子者也竊疑予小子考翼當解作予小子之考翼若曰予所尊敬之老臣亦以為不可征耳

此下文所以特呼舊人而申戒之也古之舉大事也先謀於耆舊之臣苟其議有所不合則反復告譬期至於無疑而後已此所謂無侮老成無遺壽耇也若年少之臣則已包於庶士御事之中矣又何必特舉而別言之乎

四國為亂天下騷然其害之及於民者深矣獨言鰥寡指其尤可矜者言也武庚不討則禍亂不息禍亂不息則民之受害也無已此予所以為天所使而不敢辭其艱大也夫天之命君以為民也人君之勞民以興師也非為民除害者不敢是故孟子稱湯曰非

自然經室藏

利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窮成王將征武庚亦必言及鰥寡此蓋姬周之家法也蔡傳曰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後使有若謂害雖及於鰥寡而迫於天役不敢自已者然恐非經文立言之本旨也

孔蔡二傳皆以無毖于恤為無勞於憂蓋謂勿以為勞也語未甚暢愚謂毖者慎也而有畏意無毖猶言無畏也詩云予其懲而毖後患毖後者先事而戒懼也先事不可以不戒也臨事不可以不懼也若以憂為畏而不敢犯則是畏事也畏事之心勝則亂無由

去而功無由成矣
以民而對臣則民爲庶人以民而對君則通稱乎臣人專言民而已則通稱乎上下詩云天生烝民又曰先民有作此通稱乎上下之辭也蔡傳以民獻十夫爲民之賢者未可與十亂比又以令天其相民爲小民之避凶趨吉是皆泥省乎民字之過也天啓周室以討不靖此所謂令天其相民也寧王用卜而今又用卜此所謂亦惟卜用也蓋曰天既已佑我矣况又得吉卜而用之乎其義自明恐不必以爲小民之用卜也

自然經室藏

尚書言天明畏者凡三蔡氏釋皐陶謨曰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釋大誥則以為天之明命可畏釋多士則以為天威之所明畏愚竊疑天明畏必古人常語相襲而用之者不當為異解也夫周之有德而天相之殷之失道而天廢之此卽所謂顯其善威其惡也此乃所以輔成我洪基也多士曰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此卽所謂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也

朱子曰諸家訓棐字皆作輔顏師古註漢書云匪棐通用書中棐字亦合作匪字義天棐忱猶云天不可信也愚謂大誥康誥君奭凡言棐忱者以匪為訓則

文理俱順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謂天本無可信之言唯考諸民言則知天之心也古人有曰天無心以百姓為心卽此意也廸知上帝命越天棐忱謂知帝之命及天之難諶也但酒誥之厥棐有恭洛誥之棐廸篤君奭之篤棐時二人皆不容以匪字解然經傳一字而二義者甚多三百篇中用匪字皆與非字通唯有匪君子則與斐字同義亦此類也

詩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文人皆謂文王也大誥以寧王為寧人正亦類此蔡傳以寧人為寧王之大臣恐近牽強且前寧人攸

自然經室藏

受休所謂受天休命者也是豈可以大臣當之子民之有害夫人而知憂之矣然往往坐視而不爲之救者其害不切於己故也茍其身之有疾痛宜能須臾忍哉故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謂其視民之勞苦若疾痛之在己也康誥曰恫瘝乃身又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皆此意也

孔疏謂天閟毖以下三節文辭畧同義不甚異固是也然其辭雖同而所主則殊其義不異而其序則有深淺天閟毖我成功所主人君而言也大化誘我友邦君主諸侯而言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主民而言

也先曰圖事次曰圖功功則事之成也又次曰攸受休功既成而天命之也一節進乎一節矣古人之文條理秩然而不可紊如此雖艱晦叢襍如周誥者猶然嗚呼其可以麁心讀哉

大誥下一半比前差可句然如若昔朕其逝民養其勸弗救嗚呼肆哉惟大艱人誕鄰胥其極卜皆難強解孔傳以肆為故固非文理蔡傳訓肆為放尤恐不穩先王之戒其羣下必使之臨事而懼故不曰欽哉敬哉則曰念哉懋戒哉未聞其令放肆也顏師古注漢書曰肆陳也勸令陳力恐或近之

孔傳以十人廸知上帝命為民獻十夫先儒皆用其說蔡傳獨以為武王之十亂且謂十夫民之賢者未可以為廸知帝命民獻之非庶民愚已辨之于前矣上言民獻有十夫下言亦惟十人其為前後相應之辭也亦明矣若以為武王之十亂則一篇之中未嘗有言及于武王之臣者此章更端之後又未嘗言及于武王也而卒然曰亦惟十人又孰知其為指十亂而言也且十亂之中邑姜與焉自武王言之則可恐非成王之所宜并舉於諸臣也或曰爾時罔敢易法者謂武王之時也矧今者對昔而言之辭也如以十

人為十夫也則所謂甭時者果何時也所謂矧令者又何所對而言也曰時者是也甭是無敢違法戒之之辭也哲人知天固不可違其法也況今艱危如此而可以違天之命耶此益反復丁寧之辭非以令對昔而言也

天之禍淫聖人之誅亂非私惡也皆不得已也惡者不去則善者不殖惡者去而善者殖其歸則亦仁愛而已矣是以淫人之禍亂人之誅唯其身之所自取者而已未必皆殄滅之使無遺種而後為快也而況其待先聖王之餘裔乎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

曷敢不終朕畝孔疏謂殷餘皆當殄滅蔡傳亦謂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根嗟乎此豈聖王之所忍為哉且使成王周公之心信如是者又安得有微子之封也愚謂天惟喪殷當別作一句若穡夫以下十字當相連為一意蓋若曰天既訖殷命矣譬諸稼穡吾何敢不終其畝乎武王伐紂受命是始畝也成王討武庚以安王室是終畝也夫所謂終畝者即上章肯播肯穫之意以喻王業之成就而已初非指芟夷斬絕而言也以紂之惡而武王猶封其子況以武庚之亂而可以盡滅殷餘耶嗟乎此非君子之

所忍言也
曷其極卜敢弗于從語意終難曉蔡傳謂我何敢盡
欲用卜固近是而謂敢不從爾勿征則上下無所承
接而文理爲不瑩矣孔疏以敢弗于從爲必從卜兆
蔡說似長而以極卜爲窮極卜法亦未妥然大抵當
爲從卜之意也故結之曰卜陳惟若茲
王莽遣翟義劉信之討倣周公作大誥今見於漢書
其矯誣悖逆固不假言也然其所引用則必皆尚書
本文當西漢之季博士官用歐陽夏侯尚書即伏生
所傳今文而劉歆獨好言古文歆方爲莽羽翼豈亦

自然經室藏

有叅用者今姑列數條如左今本猷字在大誥上而漢書則曰大誥道道卽猷也鄭玄王肅本亦皆作大誥猷然則猷當為開道布諭之意非發語辭也弗造哲予造天役之造皆作遭弗遭哲蓋謂不遇明知之臣也已皆作熈顏師古以為嘆辭蓋與噫通也誕敢紀之紀作犯蓋謂犯干天叙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作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蓋謂管蔡於成王為諸父不可征討也族字乃莽所加以劉信於漢室為踈屬故謂之族也丕克遠省之丕作不言不能知遠也其它與今本異者甚多然率莽所竄改不足憑唯此

數條灼為當時所傳本文而有可以參訂經旨者故存之以備攷

微子之命

朱夫子言書有不可解者有當著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須解者愚竊謂不可解者如梓材洛誥之類是也當著意解者二典洪範之類是也畧須解者禹謨說命無逸之類是也不須解者伊訓太甲蔡仲微子之命之類是也尚書今古文凡五十八篇其平易淺顯未有如微子之命者此固無事於解矣唯蔡傳以德垂後裔為指微子然此葢極言湯德之遠及傳

祚六百賢聖之君六七作皆德垂後裔也恐不但專
指微子而言也

康誥

康叔武王之弟也康誥曰朕其弟小子封則康誥之
爲武王之書明矣洛邑之作在於成王之世而康誥
之首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則康誥首章之爲錯簡
亦明矣然蘇子瞻移四十八字於洛誥之首而蔡傳
因之此亦未爲得也夫既曰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而繼之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則
其所誥者即侯甸男邦采衛百工也康誥之書但告

康叔固無與于作洛而洛誥之辭專爲復命于成王亦無與于侯甸男邦采衛百工也愚竊謂尚書固多佚篇是簡之錯未可知其爲何篇若果在洛誥則洪大誥治之下又當別有闕文必不直接於復子明辟之上也

以月繫年以日繫月紀事之常例也書日而不言月紀月而不表年後將何徵焉名誥之二月多士與康誥首章之三月顧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無年以繫焉蓋尚書之失其全文也久矣古者史官之藏書也必序其年代次其日月此篇之不書年者蓋已具

於上篇矣或曰百篇之缺歟抑夫子删之歟曰杞宋之不可徵久矣雖周之藏書吾夫子未必盡得也然亦安知無夫子之所删也曰删書可也删之而使年月無攷可乎曰聖人删書唯取其格言大義爲後世法式者耳年月之紀不紀豈所急哉後世之讀史者攷年月證先後沾沾然自炫其博而得失賢邪之跡或以爲餘事古之人未有是也

播民和見士于周蔡傳不釋其義唯釋士爲事而已然旣引吕氏說以爲斧斤版築之事則播民和亦當爲赴役之意蓋民旣和會樂於赴役矣羣侯百工因

其樂赴而使之以宣其和會之心此所謂播民和也要之此章下更有缺文不可得而詳其指矣
天下之至窮而無告者鰥寡也然得鰥寡之心然後天下之心歸焉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武王推本其由首先稱不敢侮鰥寡有旨哉言乎夫見鰥寡而惻然哀之亦可謂仁矣然哀之可能也不侮之不可能也不侮之猶可能也不敢侮不可能也今之人未有勢位者見人衣弊而徒行已傲然不屑為禮矣一縣之宰見小民孑立無扳援者尚不屑為之理其訴訟矣而況天子之於鰥寡乎

取善於人者不厭其廣然承賢哲之後者必以家法為重故先曰祗遹乃文考先殷於古者遠近之序也先言哲王而後言耇成者君臣之分也於文考曰紹聞衣德言者文考之德言皆康叔所親聞也於先哲王曰保乂民康保民者人君之事莫大於保民也於耇成曰宅心知訓者老成之訓常不可忘于心也或曰訓如四方其訓之訓謂其知所以法之也取善廣則其德弘其德弘則可以上格于天矣弘于天猶言峻極于天也蔡傳謂宅心為安汝止之意弘于天為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其探索

也亦精実於經旨則恐不免於鑿之使深也
天畏天命之可畏者也天畏棐忱猶詩言天命匪諶
也上則天命難信下則民情難保此所以不敢好逸
豫也
惡不在大雖小而可畏也其曰亦不在小何也孔傳
曰不在小小至於大也愚謂不在大亦不在小猶言
無小無大謂其不論小大皆足以致患也
惠之為言順也愛也順之則愛逆之則怨恒物之大
情也故順與愛同謂之惠凡民之怨恒起於不愛不
順然弛肆豫怠而姑息者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

其惠故旣曰惠不惠又繼之曰懋不懋朱子曰惠不
惠懋不懋謂當順者不順當勉者不勉也
應之爲和也唱和之義也蔡傳釋應保殷民爲和保
殷民是葢以爲和輯之意恐非其訓也民望其懷保
於上而上施仁以懷保之是應民之望也應保之意
或謂是歟
應保殷民懷而安之也作新民則旣富而教之矣弘
王者宣上恩德而廣之于一方也助王宅天命則左
右輔翼之以定天命也一節進于一節矣夫康叔之
所治者一衛國耳若之何而能助王宅天命也一夫

之嚮背而天命從之況一國乎且康叔之所治者殷之舊畿也勝國之餘民也紂惡之所染也染惡久則從化艱懷舊深則感恩遲殷民而化則天下之民無不化矣康叔之任顧不重歟

大學引書作新民朱子釋之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蔡傳於康誥則以為作新斯民謂興起而變化之也兩說俱通然當從朱子說為長

或曰大學引經多斷章取義若康誥所謂新民則指新附之民猶周禮之言新國也

朱子曰不典式爾不可曉此章大槩是宥過刑故之

自然經室藏

意愚謂朱子之言真可以爲讀五誥之法矣孔傳以式爾爲用犯汝蔡傳以爲用意如此俱不免牽强金吉父謂不典式猶云不法比二說差長

宥過而無大可也刑故而加其罪非仁人之意也而况於殺乎既謂之小罪則其不至於死亦明矣法不當死探其情而殺之是後世酷吏深文巧詆之爲也孰謂三代之盛有是歟然則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者何也曰此所謂罪者皆死罪也曰小曰大者死罪之中而有小大耳贓汙固死罪也在律守藏而自盗者滿四十貫已上皆死不幸因事而坐贓者雖千

萬貫止於流竄而已亦康誥之遺意也又按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禹謨之文也蔡傳引之作舜典當改正

相勉以善相勵以勤相戒以無敢爲非叚若其厭苦而不相悅矣然尊卑有統上下相順而乖戾忿争之不作者必此之効也故曰勅懋和益唯其勅懋而後能和也相徇以縱肆相憐以姑息規儆之語不聞於耳方其唯唯瀹瀹而無違也固自謂和矣隨衆行徇欲率意無憚小則争利而潰裂大則觸辟犯刑而亾于其國家夫不能相戒相勉而能久相安者天下固未有也

自敬明乃罰以下皆用刑之事也若保赤子何與於
用刑也嗟乎人知刑罰之爲嚴而不知刑罰之出乎
至愛也人之所愛莫若慈母之於赤子慈母之養子
也見有害於其子者其爲之去之也必果且勇雖責
育不能先也聖人之於民也亦然刑罰之所當加者
皆有害於吾赤子者也夫以若保赤子之心而用諸
刑然後雖嚴而不爲殘雖殺而不爲暴無是心而徒
以刑爲嚴者亦孰非湯俊而已矣
孔傳釋非汝封刑人殺人爲得刑殺罪人孔疏又演
之曰宣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其意雖可強通而於

上下文理不順故蔡傳改之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其意則尤善矣然刑殺者亦人君之所不得不用也戒之曰無以私刑殺則可矣今直曰無或刑人殺人而已則其弊得不至於廢刑耶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矣言其責之在己也又曰自非汝封至劓刵人先儒作四句讀故不得其說愚謂此章之讀當從朱子葢謂刑殺之權當自上出不可委之於人也

刵者五刑之所無也蔡傳據呂刑以爲苗民所制夫

苗民始為淫刑既以是遏絕而無世矣後世王者又宣或因其法而遵用之耶且周禮與呂刑列敘五刑皆無所謂刵者其不用於周代也亦明矣宣殷之末造嘗有是刑武王草剏未及改制而始革於周公制禮之時耶朱子集中引此句作劓刖者再刵刖之為字也相近抑或為刖字之訛歟

當刑而刑謂之義刑當殺而殺謂之義殺周禮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其子毋讐此即義殺之義也孔蔡皆以義刑義殺為宜於時者夫義者宜也謂之合於義則宜於時亦在其中矣專以其宜於時而言也則其

意亦偏而不周矣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又宣有宜不宜時耶又按此章文義多不可通曉蔡氏說雖於理無害然亦未瑩

有不孝不友之刑而不及於不慈何也父雖不慈不可以因子而罪父也父子兄弟皆天顯也獨可以因弟而罪兄耶禽獸之無知猶愛其子而兄弟之愛小民之能全者亦鮮矣不悌者有刑而不友者無罰懼無以儆薄俗也且虐其弟者是虐其父之子也固不可以無罰也然則不言不悌而專言不友何也分言則兄友而弟悌專言則友通於兄弟也不慈者不可

自然經一室藏

以罰則專言不孝之罪可矣又何必言其父之疾厥子也嗚呼五刑之屬其罪莫大於不孝是固王法之所先加也然唯其罪之最大故亦不可以輕加人苟人之一被不孝之名而輒以法加焉則無辜而蒙終身之垢者亦衆矣人謂之不孝而其父不以爲不孝其爲不孝未可知也以其父天性之愛而猶不免於疾厥子則其子之不孝亦可知也此則王法之所不得不加也然則天下之疾其子者莫如瞽瞍天下之友其弟者莫如舜信斯法也舜先罹不孝之刑而象將不伏於不悌之罰耶夫斷獄者必稽其實不徒以

空言而已故先曰子弗祗服厥父事而後乃曰于父不能字厥子先稽其實之辭也舜之於瞽瞍申生之於獻公薛包王祥之於其父母又孰不知其實哉若象之於舜也則有異矣使象而果成其殺舜之謀耶其誅也不待問矣象既不能成其殺舜之謀矣舜為之隱而法亦為之屈是固所以全天下兄弟之愛也又何傷之有

康誥自外事汝陳時臬以下戞戞難曉者居多不率大戞一章尤不可解諸說之中唯蔡氏庶得其大指令姑從之而已然市恩以徼譽于民君子固不為也

自然經室藏

爲人君者以此而罪其臣則臣將以殘刻歛怨爲忠而慈諒寬惠爲百姓所歸者皆將嬰引惡之誅矣不其傎歟或曰乃別播敷者謂其非君之令而私自布法者也造民大譽者謂其非民譽之自至而作意以求之者也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此謂夫奉使在外而不及待報者耳若居君之朝任君之職而棄君之法自爲條制是無君也當殷之季政散多門綱紀不立而人各爲心武王之言亦將因時而救弊耳是說也固亦有理然乃別播敷造民大譽二句語意終未甚瑩疑當有脫訛也

寬與嚴不可以偏廢也然御遠者恒患其不寬御近
者常病其不嚴閭里疲氓固兢兢畏刑也一有寃苦
其能自達者又尠矣又從以峻法繩之其能無不辜
之戮乎便嬖貴戚之臣日與君相親其權利聲勢又
足以震慴人非有以惴惴然威之則虐害之及於民
者何可及數故於家人及小臣外正曰能能者操束
而馴使之謂也於民則曰裕裕者寬柔而不迫之謂
也家人者宮妾宗戚也小臣者左右近幸也外正者
卿大夫長民之官也卿大夫之位隆矣然先家人次
小臣而後及之者以近者之尤難御也朱子曰汝若

自然經室藏

寬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爲威虐汝之爲此非德也姑息而已矣
昔嘗有二人相繼爲郡者其一過於暴其一過於寬或訪諸其民之老者民嚬蹙曰某公虎狼也然民之不堪也猶不甚於某公之愛我也訪者愕然民又曰固也某公之爲虎狼者一身而已某公誠愛我其左右賓從吏卒爲虎狼者十百數又何以堪之嗟乎此至言也夫以不能御下之故而其獘也爲惟威惟虐古之哲王其知之矣雖然亦豈直作威以矯之哉敬以律身而爲下者知懼矣爲下者知懼而虐害不及

於小民矣故曰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
有福而無禍之謂吉居安而不危之謂康趨福而就
安者生人之大情也尊之以吉康民豈有不從者哉
其所以不吉不康者葢亦不導而已矣明德慎罰皆
導也罰得其當則民畏法民畏法則遠罪遠罪則亦
可以少安矣然齊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之為安且
吉也故曰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齊之以刑固不若道之以德也然則亦告之以德之
說而已又必曰于罰之行何也禮教刑罰皆德也人
知禮教之為德而不知刑罰之亦為德也為國者固

自然經堂藏

不能不有時而用罰當其用罰而不知其爲德也則德之用有時而廢矣唯其行罰而不離於德之用也則其爲政也將無往而非德矣其於罰也亦必不濫矣

民志之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刑罰之嚴足以壹民而不足以定其志唯禮教足以定之而躬行之不先民亦不從故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躬行以先之之謂也未戾厥心即謂民志之未定蔡傳訓戾爲止止亦定也然以爲止其心之狠疾恐未若訓定之爲順也

仁哉武王之用心也殷亂甫平敝俗猶在倫彝未明奸宄未帖此固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時也是以康誥之言刑罰者十居其五然既曰自作不典者不可不殺矣而即繼之以眚災之不可殺既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矣而即繼之曰若保赤子即又繼之曰無或刑人殺人無或劓刵人邮邮乎唯恐其刑殺之或過也刑殺不可以妄行也故曰無或刑人殺人刑殺亦不可以終廢也故曰用其義刑義殺又懼夫刑殺之過而動以義藉口也於是乎列其目而詔之殺越人于貨也不孝不友也不率君命而瘝厥君也夫

所謂義刑義殺施于此三者而已亦可謂簡而易避
矣然而猶懼夫專恃刑以爲治也又繼之曰乃裕民
曰廸吉康而總之曰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葢其刑
人殺人者無往而非所以懷保人也是所謂德也然
而猶懼夫責於民者厚而責於己者緩也又繼之曰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於是則又終之曰無作
怨曰裕乃以民寧葢始於德而終於德不復言刑罰
矣嗚呼仁哉
戾定也心之未定義不能制欲也同者同歸于化也
既曰罔廸不適矣而又曰廸屢未同葢其廸之者有

未盡也故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引以爲己咎而不敢歸罪於民也故繼之曰無作怨曰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皆自反諸己之辭也夫以殷紂之餘俗浸漬積痼數十年之久而武王之君天下亦無幾矣其自責而不敢尤民也如此承平之世爲長吏者見一夫稍拂己志動輒曰民習不美難乎其與言治矣

非謀非彝一意也非彝既釋以非常則非謀亦當釋以不謀蓋所謂弗詢之謀也弗詢之謀必咈衆願亂常之政必乖人情是皆作怨之媒也

自然經堂藏

為人上者不可以結怨于下也然物情之難饜也久矣有罪而刑則受刑者怨無善而退則見退者怨齊之以禮則怨其欲之不得肆也董之以勤則怨其身之不得佚也若是者又可呴濡姑息而避其怨歟避之則無以為治任之而不避則又往往召亂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亦反諸己而已矣以仁愛用法則雖死而不怨高子羔之刖人是也以至公御下則雖黜而不怨李平廖立之於忠武侯是也是其仁與公皆出於至誠者也故曰蔽時忱忱者誠信之謂也既仁且公矣而又勤身以先之則雖勞而不怨故曰率則

敏德敏德者勤而不怠之謂也上之爲政也不迫則下之從化也不艱政法不苛教化易從如是而民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曰裕乃以民寧民安矣又何惡之有民之有惡必我之不仁不公不誠而不正也故曰亦反諸己而已矣反諸己者經所謂顧乃德也

康者安也亦平也其中之不安而應乎外不失者未之有也其心之不平而政法措施之不偏者亦未之有也偏者固惡之府也喜怒愛慾先横于中而心於是不得其平以不平之心而欲修德以謀事其道亦無由矣故曰康乃心而後曰顧乃德遠乃猷

無我殄享之我武王之自我也不絕其來享于我則其能世守社稷可知矣朱子曰殄享世享皆謂享于天子是也

微子之命與康誥皆言服命蔡傳於微子之命釋之曰上公服命釋康誥曰侯國服命蓋皆以為章服命數也愚謂微子祀殷得用天子禮樂戒之以章服爵命之慎猶有旨也康誥累百餘言唯拳拳於德刑而已絕無及儀章度數者且一章之内上言惟命不于常下言用康乂民忽叅之以章服之命其義將何所當也孔傳謂汝所服行之命令陳氏大猷謂即所受

之誥命陳謊恐差近

尚書補傳卷之九

豐山　洪奭周　纂

酒誥

庶邦庶士諸侯之人也少正御事周邦之臣也又特舉小子何也酒色燕游之戒尤急於年少也其再舉小子何也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者在官之小子也惟曰我民迪小子者庶人之小子也終又總之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小子用教則老成者可知矣古者四十而後始仕有正有事亦可謂小子歟四十强仕言其大分耳且周禮

自然經室藏

諸子之職掌卿大夫士之庶子之戒令教治國有大事則率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此亦所謂有事也沈湎荒淫之害其原常起于侈心一念之侈而天下之惡不可勝防矣紂一為象箸而箕子知其必求遠方珍異之物遠方珍異之物集而淫酗肆虐益不可禁文王之教民也則必曰惟土物愛此殷周之所以亡且興也孔疏以為愛惜土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是固然矣雖然詎直此而已也飯菽粟衣麻枲而無慕乎遠物則其德儉盡力乎畊稼樹藝蚕織之事而不暇乎他騖則其業勤世未有能勤且儉而流湎以喪

其身家者也厥心臧者勤與儉之謂也
孔傳釋越小大德爲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孔疏又演之曰小大德之士大夫皆念行文王之德此以越小大爲一句德字又别爲一句也於文理亦不順矣呂伯恭以爲當時飲酒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故欲其合大德小德爲一蔡傳亦用其說夫紂之所以亡酒爲之也其非小節亦明矣當時飲酒者果以謹酒爲小德耶顧不爲之申申焉明其非小而但告之以小德大德之一視是真以謹酒爲小德也其於禁也亦緩而不切矣愚謂越小大德小子惟一非戒酒之辭

乃言戒酒之効如此也不湎于酒則本心之善全不
失其本心之善則能順其祖父長上之教内不失其
本心之善外不悖其父兄長上之教此所以能純一
無違於小大之德也或曰鄉士庶民之從化於文王
者其德固亦有小大之殊矣然不論其德之小大其
小子之戒酒則一也

古註讀嗣爾股肱純爲一句蔡氏以純屬下句而謂
大脩農功竊意純之爲言專也純其藝黍稷蓋謂專
力於農功也孔傳以肇牽車牛爲農功既畢始牽車
牛先儒皆從之而蔡傳獨以肇爲敏蓋趍農賈之不

可相兼也然肇之訓敏古無所稽愚謂藝黍稷牽車牛雖未必爲一人之事然底民之生者必先教之以務農而後及於通商先言藝黍稷而次之曰始牽車牛固立言之序也或曰肇謀也

酒之禍烈矣而先王不能絶何也格神者用焉養老者需焉是亦天之所降命也聖人烏得而絶之亦惟制之以禮以防其淫而已厥父母慶而洗腆致用者養親獻壽之禮也羞耇惟君飲食醉飽者養老與食之禮也克羞饋祀而自介用逸者祭祀飲福之禮也惟君之義固未可詳蓋亦以禮享君之意也介猶介

爾景福之介古者祭畢有飲燕儐尸之禮其詩曰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所謂自介用逸也壽親而飲焉養老而飲焉祭祀而飲焉捨是則無得飲焉其飲也固亦鮮矣彼三者之飲也亦皆有禮以將之記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享祀固不可以無酒也奉親養老亦不可以舍酒歟昔曾子養曾晳曾元養曾子皆必有酒肉古者年至七十雖有三年之喪亦許其飲酒酒之宜老也蓋如是且老人血氣既衰其於酒也秪資以通血脉怡情

性耳酣酗以敗德流湎以傷生必無是也且必曰純其藝黍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然後始可以用酒則糜穀費財以破一家之產者亦必無是也

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當以廸字為句廸者順此道而由之之謂畏天畏民即其廸之之實也立政曰古之人廸其文勢正與此同

知之者固難知而能守之者尤難守之能久而不失者尤益難如酒之為害人孰不知之哉真知而痛戒者亦鮮矣或者則知戒之矣旋戒而旋犯之甚至有

大杖自撾誓于祖廟而卒不能自改者哀哉人守此古人所以貴於秉哲也哲者知之明也秉者執之固也

三代之盛皆數百餘年夫豈能世世而皆賢哉亦賴有良輔相耳上焉者君明臣直相與以成其王業其次則老成布列有所畏而不敢此先王所以汲汲於敦求也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蓋紂之初載猶知畏其賢輔相也及其終而肆其沈酗于酒

也箕子歎之曰乃罔畏畏咈棄耇長舊有位人殷於
是不旋踵而亡矣輔相之於國豈不重哉
在上者畏天畏民畏其輔相而在下者皆不敢不恭
此所謂君臣上下一於敬也不敢暇逸不敢崇飲皆
恭之實也蔡氏獨以責難爲恭其意則亦善矣然非
經文之正訓也
孔傳以惟服宗工爲服事尊官蔡傳以宗工爲大臣
而於惟服則無明釋愚謂下章言百宗工周制諸侯
大國不過三卿五大夫又安有大臣尊官而可以百
計者竊意殷之官制有所謂宗工者或當如周官宗

伯之屬供宗廟祀享之職者若都宗人家宗人之類而令不可攷矣又按此章之侯甸男衛宗工既皆與下章相應則此章所謂惟服者葢即下章之服休服采也或曰惟服次於惟亞之下豈或指府史胥徒之服事者歟

人不能無所用心也不在於此必在於彼不在於善必在於淫閒居終日湛然無非僻之萌者非聖人不能也中人之情固未嘗不惡外物之誘其中也惡其誘也而用心以扞之心愈勞而情滋蕩譬則猶投膏于火也今夫年少之人易溺而難制者唯女色為甚

獨處無事專心壹志而唯情慾之是防雖豪傑之士不能也中流而舟捩柁避風雖施光在前未有或流眄者也何則專守此者不暇守彼也是以聖王之教民也君子之脩己也皆必有常業稼穡蚕績之務禮樂射御之教百官有司之職皆所以專其心也一日不專而其事廢事廢而鄙譎及之矣雖欲暇得乎故曰不唯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耳其中則未能忘也不暇則已忘之矣傳曰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瘠土之向義其亦以不暇於外誘歟

孔傳以尹人為正人呂氏以為百官諸侯之長孔傳以祗辟為敬法陳氏大猷以為敬君兩義俱可通然上旣言成王德顯則此不必更言敬君上則佐王以明德下則治人以遵法其辭固有序也蔡氏於祗辟雖無明釋於下章宏父定辟訓以定法則祗辟之義亦宜同孔傳也

酒之惑人也其始必以甘酣之為言溺於甘也有所甘必有所忘甘於酒者必怠於政怠於政則民受其害而怨於是乎作矣此酒禍之始也湎酒而不反者必先喪其威儀人君者天下之所共仰望也醧醬之

形彰于民上苟有秉彝之衷者必為之痛心而不忍覩矣此酒禍之盛也人雖號柔謹者一昏于酒有不顧水火挺辦者矣而况於紂之暴乎祀廢而不念天怒而不懼雖知其國之必亡而亦不遑恤也酒禍之極至於如是也哉

君失其威儀于上而民為之盡傷于下是其民未嘗無愛君之心也民有愛君之心而君不知自愛於是乎民始離其心矣人之為不善也傍觀者未有不為之赧然愧也人之自蹈于危也傍觀者未有不為之慄然戰也傍觀者知之而為之者不自知物有以迷

之矣凡慾之溺人皆然而酒爲尤甚
人莫不知不善之不可爲也有知其不可於義而不爲者有耻之而不忍爲者有畏之而不敢爲者知義之不可而不爲者固尠矣恥之而不忍爲者時亦多有之畏之而不敢爲者固人情之所大同也豺虎在前刀鋸在後貪夫不暇搏千鎰而滛者不能顧西子唯醉之甚者往往立晩而不知避此酒禍之所以尤烈也雖然亦豈獨酒也哉

劫之爲訓爾雅以爲固說文以爲慎固與慎皆戒意也蔡傳獨訓爲用力未知何據

叙殷之諸侯則曰侯甸男衛邦伯而告康叔以劼毖則獨舉侯甸男衛不言邦伯者康叔即邦伯也上既曰殷獻臣而下又曰獻臣蓋周人之從康叔往者也殷人踈而周人親禁戒之序當自親者始也蔡傳以服休為坐而論道之臣服采為起而作事之臣夫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比圻父宏父不當尤重耶若起而作事之臣則獻臣宗工皆是也又何以贅舉為鄭康成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蓋比百宗工則為尤近而比三卿則為輕意或近之然周禮官制定於成王之世武王甫革商命固未暇

更新也而康叔封於殷虗命以商政其官爵名秩容或有不改殷舊者殷之官制今無所攷唯當闕疑而已孔傳以圻父為司馬農夫為司徒宏父為司空而諸儒俱無異說蓋亦相符於牧誓梓材侯國之制也然亦未可以臆定矣

莫寛於三代之法而羣飲者乃至於盡殺其為酷也亦甚矣是以先儒皆起之蘇氏以為予其殺者未必殺也欲人畏而不敢犯耳蔡傳亦用其說其意則誠厚矣然先王之所以化民者唯其誠信而已雖後世雜霸之主亦未有賞不信罰不必而可以成其切者

也立不必之法布不誠之言欲其令行而禁止也亦難矣且罪不當殺而立法以擬殺後世之嗜殺者將藉是以恣其殺是啓之也林少頴以為商之諸臣雖湎于酒勿庸殺之則此所謂羣飲者是周人已率教而復染于惡者也是以特嚴為之法劉氏貞又謂民之有罪者康叔以國君治之何必歸之于京師乎此葢指百官有司自周而往者此兩說最為有理夫上之戒酒如此其痛切也而為羣僚有司者乃敢倡為羣飲其罪固不容於戮矣然殺人謀叛亦有首從之輕重而羣飲之罪至於勿佚而盡殺其亦已過矣孔

傳以爲擇其罪重者殺之理或然也愚又謂誥之爲
言布告於衆之謂也誥曰羣飲葢昌言號衆大會而
無憚者耳其罪之特重抑以是歟
古之用法也嚴而不苛武王之戒酒也可謂至切矣
然刑之所施止於羣飲而已固未甞搜索葢藏掀剔
瓶罌以擾民而求罪也或曰羣飲者至於死而獨飲
者晏然不問可乎聖王之惡夫飲也惡其傷人而亂
俗耳獨飲于室而害不及人又何惡焉且夫合衆而
飲者其迹易明也獨飲而皆以爲罪是將縱悍吏之
隳突啓奸民之告訐而無罪横罹者相隨續也若夫

湎酒以廢事縱酗而戲行彰著而不可揜者固亦有常法矣

羣飲之禁不獨周也賓興正齒鄉射養老冠婚祭祀之飲也皆有常禮亦有常期捨是而會飲者皆有罪加焉當漢之世有大赦則賜民酺一日或至三日則謂之大酺酺者會飲之謂也葢以是為非常之澤也唐宋之律三人以上無故會飲者亦抵罪斯葢百王之通法也令也則蕩然矣愚從幼少時讀書常疑羣飲之禁為太過及從有司後屢閱中外獄讞見殺人之案起於會飲者十恒八九嗟乎通天下計之一歲

之中由酒而不得其死者何啻以百數羣飲之誅信所謂以生道殺人者歟

有斯明享以下葢承上文姑惟教之而言也先王之於去惡也固未嘗不嚴厲而可畏亦未嘗不優游而不迫沈湎者固可惡也其視寇賊殺越不待教而誅者則亦有間矣是以必先之以教戒之辭教之而從則固可以克享于上教之而不用也則亦不得不同歸於誅戮矣或曰有斯以下總結全篇而言也有斯謂康叔有此戒酒之德也明享即康誥所謂世享也愚謂此說於文理固順然若依斯解則時同于殺當

指康叔之身実武王之意雖嚴於戒酒兄弟之間言豈可若是廹哉

酒誥之文雖聱牙其大指所在亦明白無難曉者比大誥梓材則有間矣唯字句之間時多可疑如羞耇惟君棐徂祗保越怨辜在商邑庶羣自酒腥折文薄違廸諸臣勿辯乃司之類皆不可強解楊子雲曰孔子删書酒誥之篇俄空焉今文古文皆未嘗無酒誥也豈或自删書之時已嘗有字句之缺脫歟

梓材

書之不可曉者莫甚於梓材一篇之中首尾衡斷既

自然經室藏

不可得其指歸矣自監罔攸辟已上又不可次其字句先儒雖有詁解要之皆強鑿也陳新安謂康誥酒誥不得已而言刑殺故此篇專尚寬宥其意固近於仁矣然釋肆徃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曰君宥其大者臣宥其小者且以為欲康叔率其臣以施寬宥則大非經旨先王之政雖尚寬宥豈有殺人不死而可以為治者耶曰予罔厲殺人戒其妄殺也肆徃姦宄以下戒其妄宥也又繼之曰無胥戕無胥虐則終始以戒殺為重也此章之義固難盡解若其慎重刑辟藹然仁厚之意猶可以想其大

致也
梓材之有錯簡固無疑也吳才老以王啓監已下為
非武王之語蔡傳以今王惟曰已下為臣告君之辭
二說者未知其孰長也愚則意惟曰若稽田已下當
別為他篇之文蓋稽田作室之喻與無胥戕虐之意
不甚相接而稽田以下三言既勤又繼之以既勤用
明德其相為照應甚明蓋以敷菑垣墉樸斲譬先王
之用明德而疆畎塈茨丹雘譬今王之用豫先王受
命也但此篇以梓材為名小序又有成王封康叔作
康誥酒誥梓材之文蔡氏之必欲以梓材一段屬于

者積困而無所控訴洪武之政葢有所不得已也雖
然急於豪強而寬於貧弱酷於官吏而弛於小民余
嘗觀大明律及祖訓其所設奸黨奸臣之律誠亦有
太過者是特施于有勢位者耳若所以待小民者反
不啻太輕以所部之民而詈辱毆擊其官長者亦不
踰一歲之徒亦何嘗一於嚴也哉當是之時仕宦于
朝者雖惴惴重足而閭里之間仰老俯孩熈熈不知
有侵漁之苦者亦久矣民安於下固享國之本也嗟
乎以　高皇帝之除殘救民誠又加之以惇大平恕
禮下有恩如文武成康之世厥享國奚但埀三百年

而止哉

迷民者頑愚不率教之民也諭之而不悟導之而不從恒情之所忿嫉也不曰懲畏而曰和懌蓋必欲誘掖感化以得其心而不欲以刑威加之也此其所以能子子孫孫永保民也且不曰子子孫孫永保其國而曰子子孫孫永保民蓋無一語之頃而忘其民也於乎仁哉

名誥

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先儒皆以為告文王廟孔疏謂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蔡傳則謂文武廟俱在豐

自然經室藏

夫王者營國宗廟爲先庫門之内左祖右社盖將朝
夕瞻依以不忘誠敬也武王遷鎬亦已久矣辟雍大
學次第興修而文王之廟獨遠在二十五里之外至
于成康之世而尚不果遷于京師曾謂武王周公之
達孝而若是其簡且慢哉愚謂名誥畢命皆言王至
于豊經文簡約雖未知爲何事其非告文王之廟也則
决矣然則武成言王来自商至于豊而繼之曰祀于
周廟周廟之在豊此非其明證歟曰武王遷鎬史無
明文安知其不遷于克商之後也或曰武王居鎬非
遷也猶後世有别都離宫往来而迭居也是以平居

則或豐或鎬舉大禮發大命則必至于豐焉成康之
後定居于鎬京始有宗周之名而作史者追書前事
因稱鎬為周耳今按經史皆不書遷鎬之歲而司馬
遷言成王居九鼎于洛而周復都豐鎬又言成王歸
在豐作周官與正禮樂度制意或如或者之說也
堯典之傳以為曰與粵越通又以曰若為發語辭而
引名誥越若来三月以證之名誥之傳則以越若来
為名公於豐迺遷而来恐不免自相牴牾也来字當
屬三月讀劉諫議曰来三月猶言明月也
郊天而用特牲禮也郊必有配商以契周以稷郊與

自然經一室藏

配各一牛故曰牛二禮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
蔡傳以爲郊祭天地故用二牛昔蘇子瞻議南郊之
禮以合祭天地爲是朱子辨之曰古昔聖王制爲祭
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
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
古者曷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也彼以爲郊祭天地
而用二牛者蓋亦不考乎朱子之說而已矣或曰安
知其不分祀天地於南北郊而各用一牛也古之享
祀必致其誠誠者致一之謂也是以自大祫而外雖
祖與禰之廟亦不敢同日而祭而況於分祀天地而

可以并行於一日耶且果爲分祀耶則書其事者必不混而稱之曰用牲于郊也然則新邑之營大事也告天而不告地可乎曰北郊之禮古經無徵焉唯周禮大司樂言澤中之方丘而其文又不備胡五峯曰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是也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朱子曰五峯之説是也周公之祀于新邑也首郊次社而餘不暇及焉社之爲祭地也亦明矣曰禮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社與祭地果一也則斯又何以辨焉曰莫尊於天莫

親於地是以非天子不敢祭天而二十五家之里亦可以成羣立社然郊一而已社則有二焉唯天子得祭大社大社者地祇之祀也后土之與皇天對者也諸侯有國社大夫以下有置社州里之居亦各有社是則各祭其所居之土神而已

周禮九服之制去王畿五百里以内為侯服千里為甸服一千五百里為男服是皆内服之諸侯也故王城之役帥其民而趨事焉去王畿二千里以内為采服二千五百里為衛服是則内服之稍遠者也故與侯甸男邦俱來見士于周而命役之書則不及焉自

二千五百里已外則爲蠻夷鎮蕃而不與於中國之
會期此先王之所以别遠近也
朝用書者非必命役之書也康誥首章之錯簡曰侯
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
大誥治此章所謂用書豈即洪大誥治之書歟金吉
父以多士爲命庶殷之書意或似然至以梓材爲命
侯甸男邦伯之書則傅會而無所據愚竊疑太保所
謂誥告庶殷者亦即指此誥治之書而言葢周公方
誥庶殷故名公因之言欲誥庶殷當先自治也不然
則誥告庶殷一句上無所承下亦無歸屬矣

自然經室藏

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何也太保以方伯統諸侯也曷為入錫於周公王未至洛而周公以王命莅事也諸侯覲王則有幣王未至洛矣又曷為而有庶邦之幣營洛大事也王雖不在而周公以王命攝事羣后大會不可以不薦禮于王也曷為言旅王旅之為言陳也傳所謂庭實旅百者陳幣之謂也王與公俱旅不幾於君臣之無別歟古者朝聘既畢束帛加璧以享于君復奉束帛以私覿于大夫雖鄰國之大夫猶然也彼私覿也故其禮不同時令周公以王命臨諸侯不可以私相為禮也故曰旅王若公然旅王與

公其弊則必不同矣朱子曰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
以弊陳於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
懋之為勉常訓也亦有以盛大之意釋之者予懋乃
德德懋懋官是也眷命用懋豈亦懋官懋賞之意歟
蔡傳以用懋為用歸於勉德者意恐稍澀金吉父謂
天之眷周其命方懋蓋得之
天改殷命以哀于四方民也祈天命者亦唯在安民
而已曷為必先言敬德敬德則心不放心不放則不
敢怠於民矣敬則心正心正則寡欲耳目鼻口四體
之慾不節於上而民安於下者未之有也心不存乎

内而耳目鼻口四體之慾能節於外者亦未之有也敬之難持也久矣耳目鼻口四體皆將失其所欲樂舒肆而憚拘撿固常情之所同也彼謂敬不足行者無論已雖將有志於敬者亦或曰一日不敬未害也吾且待明日耳及其至明日也又將有明日童而志學白首而無成德者往往由此故也君子不敬則失其身人君不敬則失其民一日不敬而民已有叛其害者矣民心已離天命已去雖欲悔及乎故曰疾敬德疾也者唯恐不及之謂也

周誥十篇之中其指意深切明白而易見者莫如召

誥然句讀之間往往有絕不可屬者如從子保面稽天若之類皆難強解孔傳曰天從而子之安之疏曰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康成曰面猶迴向也愚謂向如嚮背之嚮亦順從之意也蓋其大意如此蔡傳以從子保謂禹傳之子恐牽強

諴之為言和也誠也孔蔡二傳釋諴小民皆以為和唯蘓氏以為以誠感民而朱子取之政令刑罰足以齊衆而不足以和其心撫之以勤懷之以恩斯足以和之矣而不出於至誠則民亦莫之孚也民之為情至難平也亦至難齊也唯至誠能齊其至不齊故曰

丕能誠于小民又曰用顧畏于民碞夫誠心愛民民斯感实然成王冲辟也知民之可愛而不知民之可畏則猶恐其忽而易之也故必反復以可畏為言名公之為慮也亦遠矣

其自時配皇天孔傳以為配上天而為治疏曰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蔡傳以為對越上天愚謂配皇天猶詩所謂永言配命伊尹所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也居天下之中子天下之民使天下莫不尊親斯可以配皇天矣孔說似得之朱子以為繼天為治益亦近孔意

洛邑之作為殷民也殷民服而天下之民無不服矣故曰王先服殷御事孔疏曰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當使殷臣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林少頴曰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朱子引或説曰服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之佐我周之御事上下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而已愚謂此一節意實難曉姑擇於是三說者可

自然經堂藏

也朱子又曰名誥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其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呂伯恭釋君子所其無逸曰惟君子以無逸爲所朱子聞之曰某不敢如此說也門人問先生將如何說朱子曰或有脫誤耶則不可知已說不行而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之不如是也蔡傳釋無逸旣用呂說又取其意以釋名誥之王敬作所其說則亦可觀矣未知其於朱子之意何如也

國之隆替人之臧否皆定于有國有生之初是所謂命也國之隆替在守德人之臧否繫乎養是則所謂

自貽也有哲則有愚有吉則有凶有歷年則有不年言哲而不言愚言歷年而不言不年者以吉凶之相對而可推其餘也年之脩短亦吉凶之大者也既言吉凶而又言歷年何也吉凶以一時言歷年以國祚言也

東國有三經四書諺解皆一從大全傳註唯尚書句讀與蔡傳時有不同今不暇悉下也姑即召誥一二句言之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蔡傳釋之曰王其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是期望之辭也蘇子瞻以為當及今休其德是勸勉之辭也其指雖同其語勢

自然經室藏

則稍異而諺解用蘓說王厥有成命治民令休蔡傳釋之曰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令即休美矣是以成命爲天命也諺解以爲王有成命則治民令休是以成命爲王命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蔡傳釋之曰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是則勸勉之辭也諺解則若曰王其德之用乃是祈天永命也是則泛論其理之辭也其意亦微異矣愚謂上一條蘓說似長下一條兩說俱可通唯厥有成命當從蔡傳然經曰王厥有成命而蔡傳曰天有成命亦未穩朱子以爲受天成命盖得之

福善禍淫天道也賞善罰淫王政也夫所謂淫用非彝者內則亂其倫常外則干其法紀者也如是而可以無刑戮耶則康誥所謂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者又何謂也嗟呼刑戮者非聖人之所欲也淫用非彝亦有輕重其重者不得已而刑之可也其又可果敢於殄戮耶況可不問輕重而一切以殄戮為治邪且況民之非彝在上者之責也不先以德而先以刑可乎嗚呼罪至於淫用非彝而猶不敢以殄戮為治則其刑之不當罪者亦鮮矣或曰勿以之勿兼貫下二句

蓋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亦勿以殄戮治之言當正身率下而不務刑罰也朱子亦採之以備一説元惡巨慝自罹于法者雖聖人不能以無誅也然原其情比其辭五聽三刺唯冀其有可生也史告於正正告於司寇司寇告王而王又命三公叅之既無有異議矣猶必有三赦三宥之權焉如是而猶不可求其生夫然後施法焉凡入于此者必皆元惡巨慝亂常賊民之人戮一而幸于千萬者也司寇奏辟王猶為之不舉樂不進膳慘然而自省其咎凡若是者皆所謂不敢也用刑而以敢為心則刑將不勝其繁而

民亦將不勝其怨苟以不敢爲心則雖刑人殺人
亦將歸其惠矣易曰毋敢折獄呂刑曰哀敬折獄又
曰永畏惟罰敬畏者皆不敢之謂也
朱子論召誥以知今我初服宅新邑合爲一句曰天
無一物之不體己知我初服宅洛矣其可不疾敬德
哉又以其惟王位在德元屬讀于民若有功之下引
蘓氏曰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
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愚謂兩説比蔡傳皆稍
順但蘓氏以德元爲民德之先倡以承上文民若有
功之下語勢恐稍倒孔疏謂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

自然經室藏

首葢民順於教而有功則王之位其將與徳而俱尊矣天子之位固居天下之元矣有其位而無其徳則民亦無則焉必其位與徳皆是以爲天下之元而後天下之民莫不取法焉莫不取法則亦莫不用命焉而天子之光昭著于四海之内矣朱子曰自其惟王勿以小民至越王顯通爲一節是也

王者之視天下之民皆吾赤子也雖頑不率教干紀而當刑者不得已而刑之而已不敢加之以忿疾之心也而况於讐之殷之遺民固或有讐周者矣由周而視之豈可以爲讐哉夫所謂毖殷頑民者厪一

見於康王之命耳終成王周公之世未嘗敢謂頑民
也而況稱之為讐民耶天子而以民為讐其示民亦
不廣矣孔傳訓讐為匹曰民在下自上匹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也蓋亦知殷民之不可稱讐矣
而訓釋則殊未暢姑闕其所疑而已
名誥之末有成命立政之末惟成德之彥先儒皆以
末為終然經傳用末字如末由也已末如之何皆與
無字同意如顧命之導揚末命中庸之武王末受命
亦皆以其末年言蓋未有以末為終始永久之意者
成王之命方在初服名公不應言末也末與永形類

相近豈或爲永字之譌歟

蔡傳以惟恭奉幣爲上文以庶邦冢君出取之幣此固然矣又以爲成王將擧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則恐未然蔡氏之說蓋本於王介甫所謂奉幣以供王毖祀上下而祈永命者果爾則召公之勸王以祈永者殆無異於後世之醮祠禬禳以求福者矣且召公之所出取者享上之幣也毖祀之所用者禮神之幣也幽顯異用神人殊禮欲合而一之誤矣召公之意蓋若曰祈命在王我非敢有所効其勞也唯恭執享上之幣以供於王而已王能祈命則長有天下

而永受四方之朝享矣此所謂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也

洛誥

伻来所獻之卜孔疏以為即召公之卜陳氏經曰召
公卜宅而周公曰我卜者同心同謀也蘓氏葉氏皆
以為周公之復卜而朱子取之召誥曰庚戌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
朔黎水是召公之卜在庚戌周公之卜在乙卯經文
甚明固不容混而一也然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召公之卜既吉矣而周公又卜亦幾於瀆矣況

自然經室藏

召公得卜之後旣不待周公之至而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矣使周公之卜不協于召公之卜也則又將改以之他而廢其旣成之緒其爲勞民費財而顛遷於大事也不亦甚乎然則周公之所三卜者必有異乎召公所卜之位而今不可攷矣召公以甲寅成位而周公以丁巳郊戊午社是郊社之位皆已成于甲寅矣王者之居必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宮室宗廟朝市之位亦必皆定于周公至洛之前矣金吉父以周公之卜爲成周下都之地意或是歟

孔傳以澗水東瀍水西爲漢之河南城瀍水東爲漢

之洛陽遷殷頑民之所先儒皆以河南為王城宗廟宮室之所在洛陽為下都亦謂之成周周敬王自王城遷于成周是也孔氏當漢初去周未遠城郭宮室之基猶必有可尋者其言固可信也然經文再言惟洛食蓋謂宅皆不吉而唯洛獨食也蔡傳謂王城下都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卜澗瀍而食則舉洛其於辭亦不暢実葉氏曰既卜黎水又卜澗水東又卜瀍水東三地皆不食而食洛是以卒從召公之卜為定也愚謂葉氏之說比諸儒最長但召公既已成位而周公復卜他所終屬可疑豈召公之所卜者為

王城周公之所卜者為下都而周公乙卯之卜凡為四度歟其不言卜洛而但言惟洛食者固省文之通例也

孔傳釋作周匹休曰作周以配天之美呂伯恭曰營洛實配宗周匹者對宗周之辭也蔡傳曰来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蓋亦近呂說又謂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則兼用孔說矣愚謂此篇之中凡言周者皆謂宗周宗周即鎬京如伻從王于周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其退即辟于周皆是也然則作周之周亦必非指洛邑而言呂說恐得之

周禮大卜之職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康成釋大貞爲問於正者貞龜爲正龜於卜位葉氏以貞爲正其吉凶愚竊疑大貞貞龜皆古卜筮家語葢定其吉凶以斷其事之意成王所謂我二人共貞者卽周禮所謂大貞歟

書之難解者多矣然率多在字句之間其全篇指歸亦未有不可曉者唯梓材洛誥二篇先後錯亂失其次叙洛誥自予齊百工以下尤不可屬讀先儒雖有詁釋俱不免牽強矣或曰梓材之有錯簡固也洛誥亦錯歟曰其錯以否則未可知也周公至洛而曰伻

自然經室藏

来以圖及獻卜成王之荅也亦曰伻来来視于卜休恒吉成王之不在洛亦明矣周公之再告成王也亦曰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于是時也成王猶未往新邑也成王之再荅也則乃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此則成王在洛之言也既而則又記周公之言曰伻来毖殷乃命寧予又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王既在洛則又何有於伻来且王與周公同時在洛而文武之祀周公獨專行之此理之所必無也于是時也成王盖不在洛矣而其下則又曰王在新邑烝祭成王之往来于洛何其遽也且太保周公人臣也至

洛之月若日皆謹而識之於王則獨無見焉此又豈史臣紀載之體哉洛誥之有錯簡與否固未可知也其佚脫而不全者則亦已多矣

傳曰豫凶事非禮也漢文帝作顧成之廟君子尚譏之功臣尚在而遽議其秩祀之典周公之禮必無是也蔡傳洛誥之釋多不可曉其釋記功宗也既以元祀為大烝之從享矣而又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是殆謂元祀之命施於生者也金吉父謂於元祀之時以其有功者告于神明蓋亦疑蔡說之不合於禮矣然恐未若闕疑之爲寡尤也

嚮之為言向也趨也孔傳釋伻嚮即有僚曰使臣下
各嚮就有官蓋使之趨就其位而各治其職事也蔡
傳曰使百工知上意嚮人君之有好惡蓋將明示於
天下而使人趨避之者也教令之所布賞罰之所施
焯於日月信於四時愚夫匹婦莫不覩聞又何意嚮
之可揣哉夫以伻嚮為使知上意嚮其於文固未暢
矣其說之弊不幾於使人主翕張籠罩微示其意嚮
而巧佞逢迎之臣得以揣摩而固寵耶記曰為上易
知也又曰上難知則君長勞使百工知其意嚮固與
難知者異矣然不曰明示其好惡於天下而獨曰使

百工知其意嚮其亦狹之乎示人矣

蓋奸以為忠厚避事以為老成怙嬉姑息以為安靜法廢政亂而國日以衰且殆矣深刻以立威纖促以盡利急功効而緩風教先刑法而後禮讓奸無不戢令無不行強如秦富如隋北拓湟南服蠻無不可以快吾欲者而國祚之脩短則未可知也周公之告成王也既曰明作有功矣又必曰惇大成裕斯所以卜年八百而有餘者歟朱子曰趨事赴功常失之急薄故又言惇大成裕以救其失

蔡傳以正文為武王先儒諸說亦皆然但以為猶今

自然經堂藏

稱先正則未然蔡氏釋說命以先正爲先世長官之
臣此豈所以稱武王哉或以爲武王撥亂反正故稱
正父亦近傅會𣪧若稱寧考顯考之比耳洛誥自予
齊百工至于無遠用戾語意次序俱不可曉而蔡氏
除須朕不暇一句外一一皆有明釋令不敢質其可
否也
明保者謂保佑之功先顯昭著也猶曰光輔顯相云
爾蔡傳曰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是以明與保分
而爲二也其析之亦太碎矣奉荅天命卽所謂萬億
年敬天之休也和恒四方民卽所謂四方民大和會

也此葢就宅洛之事而言蔡傳以仰不愧天俯不怍
人釋之上荅天命下和民志固亦可以無媿怍矣然
經之本旨則葢未嘗及此也其求之亦太深矣
居師宅洛邑之衆也和恒四方民即所謂四方民大
和會也洛邑天下之中也寒暑之所調也遠邇之所
均也四方之所輻湊而同歸也於是乎永建王居以
爲長久之基故曰和恒四方民然無其德而有其居
亦不足以和其民也故必先之曰公稱丕顯德
孔傳釋惇宗將禮以爲厚尊大禮孔疏曰祭祀之禮
也蘇氏以惇宗爲厚族將禮爲秉禮而朱子採之蔡

自然經室藏

傳則以宗為功宗之宗以將為大蓋謂厚其功宗而大其禮也蘇氏之說於文勢最順而篇內未見有厚族之意故蔡氏不取然以記功之禮為惇宗亦不甚穩古者掌禮之官謂之秩宗宗伯在家臣亦謂之宗人宗之為字抑或因是而為通稱典禮之辭歟

旁求俊彥旁招俊乂皆其廣求而非一方之意也故蔡傳釋旁作穆穆亦以為無方所然解作字終不甚暢朱子曰旁作謂周公輔成己德蓋以旁為左右夾助之義也迓衡之義先儒皆以為迓迓太平之治然文理終涉短澀不如姑闕之為愈也

棐迪篤四方迪亂迪將其後三迪字孔傳皆以爲道
蔡傳皆以爲啓迪之不可以訓啓已見于前矣朱子
以棐迪之迪爲導迪亂之迪爲順以順道人謂之導
導之而從謂之順順與導義可相通三迪字皆當作
如是解也
蔡傳以宗禮爲功宗之禮敉公功爲秬鬯命寧之事
有功諸侯之錫以瓚鬯固有其禮矣然成王命之以
明禋而周公受之以禋于文武則其非所以敉周公
之功也亦明矣葉氏曰宗者掌禮之官蓋周公居洛
七年乃制禮作樂此時未制禮也愚疑此亦留周公

之辭蓋謂禮制未定功緒未完未可以遽言歸也
蔡氏引漢三輔以證洛邑之爲四輔漢之京兆馮翊
扶風三郡皆近帝都故謂之三輔周之洛邑與鎬京
分爲兩都又焉得以四輔稱哉朱子曰四輔猶四鄰
孔疏引禮記設四輔之文而釋之曰周公一人事無
不統故一人爲四輔意或近之
武王之告康叔曰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
享成王之告周公曰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其語意
正相似也康叔之責在一國故但言殷民周公之責
在王室故言四方謂四方諸侯世世來享于周也

酒誥之厥棐有恭洛誥之弘朕恭蔡傳皆引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以釋之其於義固不悖矣抑未知武王周公之本意果如是否耳夫以堯舜之事責於君者是以堯舜待其君者也其為恭大矣而後世之主徃徃以彊諫力爭為不恭此孟子所以特表其為恭也然臣之事君所宜致其恭敬者亦多矣不言責難而唯言恭又孰知其所指之在於責難也哉且先之以文祖烈考而繼之以弘朕恭益恭承先王之意恐未遑及於責難之義也

天叙有典五典五惇此所謂惇典也其大惇典殷獻

民謂其惇五典之教于殷民也新邑初成新民始附不先刑法而先典常不以嚴急而以惇厚此所以致萬邦之咸休而卒享八百年之祚也
單之爲言盡也一而無餘者謂之單盡之而無餘者謂之全故單與全亦可相通洛誥之乃單文祖德君奭之丕單稱德皆全之而無餘藴之謂也蔡傳以單爲殫殫者竭乏之謂恐不可用諸文王之德也
吉凶異禮人鬼異塗名不可以相襲也禮不可以相混也有或相混是謂之瀆禮支子不敢祭其先人臣不敢祭其君所以敬宗而尊君也有或干此是謂之

僭禮父之餕餘不以祭子夫之餕餘不以祭妻雖尊者之餕餘不敢以祭卑者懼其褻神道也有或違此是謂之褻禮三者皆禮之大經也成王以秬鬯二卣寧周公而曰明禋蔡傳引蕭氏之説以為宗廟之禮莫盛於祼以秬鬯綏寧周公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周公雖聖亦人臣也饗之以宗廟之禮瀆莫甚矣且仲子未薨而天王歸賵君子曰豫凶事非禮也周公方壽考無恙而以祭神之禮饗之其亦可謂不祥甚矣蔡傳又曰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文王武王天子之祖禰也周公雖為其子若弟亦人臣也安敢

自然經室藏

無王命而私祭於天子之祖禰哉大夫士之支子尚不敢私祭其先況天子之宗廟耶其爲僭又甚矣且是二卣之鬯成王之所以賜周公也將之以拜稽之禮薦之以休享之辭是雖未嚌于周公之口而亦既已薦獻于周公之前矣夫以其已薦于臣子之物而復獻于先王先考之廟其異於餕餘之祭也亦幾何哉人君以是賜其臣而爲其臣者乃以是還薦于人君之祖考其爲褻也又不其甚乎一舉而三失於禮之大經成王必無是也而況於周公乎然則曰明禋者果何謂也禋于文王武王者果何禮也曰成王以

秬鬯禋于文武之廟而命周公攝其事也葢是時也成王歸卽于周而周公留後于洛文武之廟始成于洛邑而成王則不可以屑屑来也於是守伻寧周公致其秬鬯而命之以攝禋之事焉乃命寧予者成王之勞問周公也寧也者猶禮所謂使大夫寧其兄弟之寧也秬鬯二卣者文王武王各一卣也拜手稽首者猶後世親送祝幣之禮也予不敢宿者猶君言不宿於家之宿謂其不敢稽留而卽以薦獻也洛誥固艱晦至如此數句文勢明鬯不見有可疑又何苦別爲異說也哉

自然經堂藏

叔孫通作原廟以文複道之過先儒譏其非禮固是也然謂古者無原廟原廟起於叔孫通則亦未然春秋傳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杜預曰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國之所都必有宗廟而於邑也又有廟焉茲非原廟而何哉或曰此衰周之末失也成王之初周公制禮而洛邑有文武之廟此豈非隆周之禮歟或又曰洛邑之營將以遷都也又安知其不專為王都之宗廟歟周公營洛而成王猶居鎬京謂鎬京為宗周宗周者天子之所常居也洛邑則時巡以會朝而已天子之廟不在其常居之都而獨建

于會朝之别都其於理必無是也且王都之宗廟必祀七世孫祭于冬而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使其爲七廟之常祭耶則天子之孫上不及曾高其於理又必無是也夫洛邑之營將以宣王政而同萬國也周之王業基于文武營洛者又武王之志也於是而有文武之廟焉朝覲會同肅恭以聽命焉舉事發政齊明而虔告焉蓋所以昭先王之德而合諸侯之敬也是殆周公之所義起歟或又曰事神者莫貴乎誠致誠者莫尚乎一是以廟有二主君子譏之廟于宗周而又祀于洛不幾嬻于貳歟曰廟以依神固不

容有二主也然神也者洋洋上下而不可常其所在
者也故古人之求之也亦必曰於彼乎於此乎今天
下郡邑社稷皆祀句龍后稷氏而國學縣庠無不祭
吾夫子者又奚啻二廟而已哉雖然人君之祭其祖
禰固不可以瀆且褻也漢太祖太宗世宗所巡幸郡
國皆立廟凡百有六十七所韋玄成等以為父不祭
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
侯遂悉廢之君子固以是為得禮之正也若夫成周
之邑王者之別都朝覲會同之所展禮天子之所時
巡而有事者也于是而獨有文武之廟其亦異乎後

世之瀆且褻者歟
郊天以特牲至敬而不敢文也宗廟之禮則異于是
矣復廟重檐非埽地也玉瓚雕簋非陶匏也筵席黼
純非藁秸也郊之禮以質為敬宗廟之禮以豊為隆
是以禘祫烝嘗皆用大牢唯有事而告廟者禮殺於
大祀故用特牲舜典之歸格于藝祖用特魯之告朔
以餼羊皆有事之告也烝祭之禮宜用大牢而文武
之廟但各用騂牛一蔡傳以為舉盛禮是殆泥於郊
天之用特牲而不究乎宗廟之禮也孔傳以為太牢
之外特加一牛然此句文勢與召誥之用牲于郊牛

自然經室藏

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正相似若以此一牛爲
加於大牢之外則彼亦可謂之加於郊社常牲之外
耶古禮殘佚不可強通抑或以新邑之廟比太廟差
殊享祀之品亦隨而有隆殺歟
祭有常禮常禮不書獨書入太室祼何也宗廟之禮
以祼爲重且記其行禮之節也何謂行禮之節王命
周公後作册逸誥蓋在于祼之後也王命作册逸祝
册者告神之册也猶今之有祝文也作册逸誥者誥
周公之册也猶今之有教書也教命之書亦可以宣
于祭祀之時歟禮曰爵有德而祿有功必於大廟示

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使由君右執策命之詩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名祖命此葢周家之盛禮也宗廟之禮祼而後迎尸迎尸而後獻尸飲五而後可以有事于羣臣今以入太室祼爲行禮之節也則是未迎尸而先命其臣也不幾於傎乎曰隆古之禮不可得而詳其文矣然宗廟之禮以祼爲重曰入太室祼則其細者葢已包之矣

漢儒以復子明辟爲周公歸政之辭宋儒正之誠是也然漢儒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周公攝政之

年數而蔡傳引吳氏之說以爲留洛七年此則恐未必然也周公之留洛也撫綏康殷表正陝東其任非不重也其比諸居王左右攝萬幾而正百工則亦有間矣周公之攝政已有年矣而獨以其留治洛邑爲保文武受命不亦乖於立言之輕重乎周公有明農之志而成王不聽其歸當是時也成王甫長四國甫定王室之勢猶草創而未安周公固未可遽去也然去負扆之位而莅陪京之地釋機政之重而專保釐之務在周公則亦可謂就閒矣故書之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所以表章其翼贊冲辟奠安王室之

功而明著其終始也夫宣耑耑以宅洛之任爲重而
止哉或曰自周公攝政已後至周公之薨凡七年留
洛之歲當通在其中是說亦可通然漢書律歷志以
魯曆推晦朔干支名誥洛誥之月日皆合于成王七
年之曆彼皆以籌數求之未可用空言爭也